

## 劉同仁先生日記序

近二十年來國內外人士研究中國近代史者每注意於個人之回憶錄。胡適之先生早年即倡導其事，並鼓勵其友好各寫其回憶。我國中央研究院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亦曾對若干我國知名人士作錄音訪問，將稿整理後妥為保存，供人參閱。至其他一般個人回憶錄年來問世者亦日多。惟個人日記之公開者却甚少見。良以回憶錄可以事後甚至多年後加以「回憶」，而日記則必須將一日之事當日即將其記下，且須有長期性方能連貫。能逐日記下而能長期不斷的，工作自屬不易，至其對時事之背景，及環境之參證，雖所記或屬私人生活小事，然其歷史上之價值則與回憶錄有異曲同工之妙。

民國初年，國家正開始作新建設之推進，而急於各項專才之培植。其時外交、稅務、司法等類人才多由有關部自行設校訓練，而規模較大，成績較著者，當推交通部所辦有悠久歷史的上海和唐山兩校，以及後來在北平添設之郵電及鐵路管理各校。是以交通部內早就設有育才科，而由劉先生久長其事。其任事期內，悉心策劃，目光遠大，為部內外所共知。鴻勳初未與先生相識。民四奉派赴美，民七回國，至北平交通部育才科報到，才初次與先生相見。先生謂鴻勳歷年所寄部之報告皆曾一一核閱，加以稱許。旋由其帶見部中長官，始獲得初次到鐵路任事的機會。先生固是早期在南洋公學肄業者，對此後進如此關懷，至為欽敬。

政府南遷遂與先生睽隔。直至到臺，始與其婿馮紹光同學夫婦及哲嗣劉大中夫婦相識，才知先生已歸道山。而所遺留之日記，則幸在臺灣。計其手寫日記由民國八年至二十六年凡歷幾二十年，時正值國家多事之秋，此中不乏有關國故、部務、校事與其個人修養治學，記載自為極有價值之史料。茲應先生令媛馮劉瑤女士之囑，於此日記付刊時敬謹為之序，以誌景仰云。

民國六十五年八月後學凌鴻勳序

## 序劉成志（同仁）先生遺著二十年日記

故中央研究院院士劉大中博士於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丁母憂後，旋應聘携眷再度赴美，任國際貨幣基金經濟專家及霍普金斯大學教授，預料將久居海外，特隨帶兩件認為最重要的文物，一是其武進劉氏的宗譜，要他的子孫知道中華民族輝煌的歷史和劉氏的家世，不可數典忘祖。一是他父親成志（字同仁）先生廿年日記的遺著，為的是可常拜瞻，親承手澤。從這兩事，我們可看出大中的忠孝秉性。

民國六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大中以久苦宿疾與跋氏亞昭夫人，相偕辭世，一代英才，國喪幹楨，同命鴛鴦，節義留芳，中外既同聲哀悼，總統復明令褒揚。大中胞姊馮劉咸思夫人因曾閱過其父日記，為慰孺懷，並擬與大中作傳，故函大中哲嗣壽華、清華，索成志先生全部日記至臺。

此間文海書局主事者聞訊借閱，認為成志先生久歷仕途，凡所記述，或關當時政事，或涉公私酬酢，頗足以顯示抗戰以前廿年，國家社會一部分之景象，堪稱現代史料之素材，要求付梓，公諸於世，咸思為宏揚先德，遂允所請。

促成此日記付梓之張佛千教授，以成志先生有傑出子女與東床，其為人處世，必有卓異之處，憶及我與劉府有兩代厚誼，且知我早歲追隨成志先生多年，囑撰文以介，我自義不容辭。

劉氏為江蘇武進之望族，世代替纓，成志先生生於光緒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早歲穎悟，

卽有壯志，遊學東京帝國大學，專攻經濟，學成歸國，正值交通建設之興，當才科長（一度兼任統計科長及交通博物館館長），當時鐵路電信郵政商船，莫不需要各級專門人才，惟學制未立，課程未定，益以經費支絀，一切尚在草創，尤以交通高等學府，分設於上海、北京、唐山三地，規制不一，系統不清，績效難著。成志先生洞明癥結，迺於民國九年建議交通總長葉恭綽，合併交通部所屬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北京鐵路管理學校、郵電學校等四校為交通大學，釐定學制，明定課程，寬籌財源，案經內閣於是年十二月十五日通過，翌年二月十五日交通大學遂正式成立，葉恭綽以交通總長兼任校長，綜綰全局，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改稱交通大學，派羅忠忱為主任，茅以昇為副主任。郵電學校與鐵路管理學校合併稱交通大學北京學校，派胡鴻猷為主任，鍾鐸為副主任，均屬一時之選。同時調整科系，統一學制，以唐山之機械科遷上海，以上海之土木科併唐山，鐵路管理科併北京，以北京之郵電科併上海。於是上海有電機科、機械科，唐山有土木科，北京有鐵路管理科；正式納入我大學學制，授予畢業生學士學位。此外並另設專門部、附屬中學及特別班，以配合多方面之需要。此為成志先生長育才科時，最大之革新，自計劃以至實行，莫不由其主持，嗣後交通大學雖迭經擴充，增設科系，惟建制則確立於成志先生長育才科之時代。成志先生尚督導各鐵路員工子弟教育，核准設立許多扶輪小學及扶輪中學，以提高鐵路員工之樂業精神。對交通員工又推行職工教育，以增進其技能。當時國內教育，尚未普及，此等興學辦法，極符當時之需要，亦成志先生長育才科時之政績也。

民國十三年至十五年間，北京政局動盪不安，交長迭經易人，成志先生於辭育才科事後，一度轉任閩曹，嗣鑒各地國民革命，風起雲湧，乃潛離北京，南下參加革命。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交通部長王伯羣即挽成志先生任航政司第一科長，十七年七月，北伐成功，並派其為北平交通部署及所屬機關接收委員，協同主任委員沈蕃（航政司長）辦理接收事宜，因其熟諳部務，自能得心應手，順利完成任務，事竣並編印接收總報告，備以後施政之查考。尤為難能者，即代表王部長甄選許多績優人員，調赴南京交通部任職，維繫專才，為後來交通鐵道兩部儲備許多高級幹部，此係其無形之貢獻，而為舊日同僚所懷念愛戴者也。

先嚴王倬雲五府君，清末曾遊學日本，卽已識成志先生，民國五年，先嚴隨許世英總長進交通部，任航政司主事（嗣升航業科長），得與成志先生共事部內，交往遂密，我尚在青年時代，雖知彼此淵源，迄未能親承教迪。

當成志先生接收北平交通部時，我因先嚴故世，已在航政司補一辦事員缺，正半工半讀，私願仍能繼續任職，特晉謁成志先生有所請求，方得親瞻道範。我對他的印象是溫文爾雅，談吐清明，對故人之子甚表關切，允派為接收會臨時工作人員。接收部署時間，限為三月，成志先生經常代沈主任委員主持紀念週，指示同仁工作要項，闡述三民主義精義，條理分明，予人有聲華卓越之感。我因沈劉兩先生時均任航政要職，對航政興革必感興趣，因就所知，擬一條陳上達，備供採擇，惟留中不發，自思南下任職之機會渺茫。詎料接收工作完畢，沈劉兩先生代表王部長，發布留用人員名單之中，竟有我的名字。當時留用名額一再核減，其幸運者保留原來名義，亦有限於編制屈任低一等級職務者，航政司留用兩員，一為張副科長改為科員，而我則升任科員，當時為惟一之例外，想係成志先生默為玉成而未先告也。

此爲我以後得獻身航政最重要之關鍵，一生難忘。

接收北平交通機關任務完成，沈劉兩先生回任原職，我亦至南京報到，分發在航政司第三科工作，時成志先生長第一科，調我兼在該科工作。第一科執掌航政之計劃、政策、法規與航業之管理，其工作較第二科之主管船舶船員，第三科之主管港務海事，與第四科之主管民航，遠爲繁重。成志先生資深，常代理司長職務。當時王部長於收回客卿管理郵政及取消洋商在華經營電信權後，其施政重點置在收回客卿管理航政之權，準備成立各地區航政局，以資接管，並爲發展我國航業，準備制定各種新的法規，這些重要工作，均屬第一科主管。成志先生親自規劃，指導我草擬了「航政根本方針」、「航政海政劃分大綱」、「設立航政局組織方案」諸要案，先後由王部長核定，呈報行政院核准，一一付諸實施。民國十八年間，上海至溫州臺州航線，業務鼎盛，當時有益利、平安、舟山、穿山等六家輪船公司營運，競爭極爲激烈，賤價超載，有各個破產之虞。成志先生奉命前往上海處理，經與六家公司負責人會商檢討，協議成立聯安航務局，實施聯營，既消弭同業之激烈競爭，復確保航行之安全，成效卓著，航商愛戴。從此，我國航業之聯營制度，開其序幕，以迄於今。此爲成志先生任職航政司時，重要之政績，亦爲航政上重要之史實。

成志先生鼓勵後進，向具熱誠，看我研究航政不無心得，曾向王部長推薦我兼任法規委員。民國二十年七月一日，上海、天津、漢口、廣州、哈爾濱成立五個地區航政局，他又保舉我任漢口航政局科長，該局主管鄂湘贛川四省航政，要接辦海關兼管之航政工作；並負責新法之推行，我勉力達成任務，在航政方面略有聲譽，實出自成志先生之提携與指導。成志先生亦於同時奉派出任天津航政局長，主持冀魯兩省航政。我們在南京分手，各赴任所，閱

年，交長易人，我們又分別離開工作崗位，從此天南地北，音信遂疏。

二十七年元月，我到漢口，接任漢口航政局長，中日戰爭激烈，我身兼數職，事務叢集，成志先生時服務於平漢鐵路，僅晤面數次，已覺其垂垂老矣。武漢淪陷，我轉至重慶，繼續任職，而成志先生輾轉湘桂，遂失聯絡。

嗣悉其隨路局同人撤至桂林而遣散，復因其夫人久病北平，子女遠離，乏人照料，不得已由廣州灣轉赴香港、上海，而退隱北平，與夫人廝守。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九日，成志先生不幸因急性胃出血而病逝，享壽六十五歲，竟未能與其鍾愛之子女及婿一晤，當有莫大之遺憾。

成志先生風度瀟灑，咸思大中有其典型，久任公職，而無官僚之習，待人和善，從不疾言厲色，此係其學養使然。

夫人張競新女士爲浙江海寧名門，其二哥競仁曾任財政部次長，四哥競立曾任鐵道部會計長、交通部財務司長，均爲政界聞名人物。

成志先生伉儷情篤，北京政府時代，高級官吏常娶如夫人，而他獨無。國民政府初期，公務員常涉足秦淮，不無綺聞，而成志先生雖因酬酢，偶一同遊，而未嘗有所愛，蓋鍾情於夫人，終身未渝，有古君子風焉。

成志先生除獨子大中外，有女名蓉，字咸思，長大中六歲，畢業於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歷任鐵路局課員秘書課長，精通中英文，常有文章譯作發表，兼擅繪事，尤長花鳥，故久蜚聲於文壇。婿馮紹光與大中同畢業於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先後任臺灣鐵路工務處長、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近卅年，爲鐵路工程權威，才俊出自德門，蓋有自也。

王沈序於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八月一日，時在臺北。